

那些
叫爱情的伤，
我们总会
痊愈的

月
下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We Will
Heal
in the End

那些叫爱情的伤，

我们总会痊愈的

月下/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叫爱情的伤，我们总会痊愈的 / 月下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4

ISBN 978-7-201-09183-9

I. ①那… II. ①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773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字数：140千字

定价：36.00 元

阴影里没有爱情

/ 林少华

我已有很长时间不读关乎爱情的当代小说了。这是因为，在这个急功近利喧嚣浮华的时代，爱情已很少有真爱、纯爱的内涵，而似乎成了一种徒有其表的装饰品。但由于偶然的机缘，我终归读了月下这本常有爱情字眼出现的短篇小说集，而且读得还算认真。总的感觉是，她的作品有一种棱镜里看世界的美，影像是虚幻的，但投影却来自真实存在。

小说大多从女性角度构建世界。即使从男性角度开局，重点也还是落在女性身上：蕤、棉、韩韵、苏篱……她们聪明、时尚、有才情、有魅力。但大多陷在情感的泥沼里难以自拔。就像某种长势极盛的植物，怒放的花朵和馥郁的香气令人沉迷，但长长的藤蔓或枝条却缠得人透不过气。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雪国之恋》。女摄影师在雪后的树林里拍摄的时候，目睹了一辆红色轿车一头栽进深沟，在危险发生的刹那间车内抛出一个笔记本。女摄影师报了案，但把笔记本藏了起来。笔记本记录着一个女子对一个男人的爱。事件牵扯到一位画家，女摄影师通过警察男友见到了接受警察讯问的画家。画家本来是以“嫌疑人”身份出现的，不料身为警察女友的女摄影师却迷恋上了他。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有着令人倾倒的眼神、优雅的谈吐、洒脱的举止。这无疑对女人构成杀伤力。用小说中的话说，那很像一场大雪，在无声中掩埋一切、剥夺一切。结果女摄影师成了画家的情人。后来女摄影师从画上血红的太阳联想到林中雪地，于是趁画家不在时用铁锹挖开雪地，惊讶地发现一段嫩藕般的手臂和一张女人的脸——是的，是画家杀了妻子，并制造车祸杀了情人。就在这时，画家出现了。

女摄影师醒来后，将自己的发现告诉警察男友。男友不但不相信，反而认为是车祸使她遭受了巨大刺激导致神智不清所致。究竟是女摄影师的发现是真，还是她警察男友的表述是真？故事随即变得扑朔迷离。整篇作品就像一个梦，一个以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白描式的语言勾勒出来的梦。

作为我，不想将它作为一个含有心理暗示的小说看，而更觉得这

是一个爱情剧。中心人物既不是女摄影师，又不是警察，而是那个死于车祸的女子。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离开世界后一切随之消失了吗？不，那个笔记本就是她存在过的明证。她没有走远，她的灵魂就藏在这个笔记本里，不断地低声哭诉。

《雪国之恋》篇幅虽短，但富有内涵。迷恋、忠诚、背叛、怨恨……因为爱而衍生的所有美好与邪恶尽皆融入其中。那个死去的女子在日记里说：“人是不可以认真的，而我活得太认真了。认真对别人成为一种暴戾，对自己成为一种负累。”

应该说，这部爱情小说实际上没有爱情。原因之一，是因为她们都过于聪明。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聪明到了极点。他们和她们表面上飞扬跳脱，而内里都有着玻璃一般脆弱的心。女人青春短，男人寿命短。当女人回想那些炫目耀眼的爱情的时候，每每发现自己老了，而那些有着非凡的举止、温和的眼神、宽阔的胸膛的优秀男人早已离去。

爱情或许需要糊涂，而这些站在阴影里的女子们却偏偏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比如《艾芝》里的艾芝。这个工厂里的普通女工，喜欢上了一个略微有点调皮的男人。但最终被更有心机的君如抢了去。

与艾芝的疯癫相反，《情花之毒》里的主人公则像是困在坟墓里

的人，心如死灰。如果说艾芝是一团燃烧的烈火，那么《情花之毒》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口古井，深不见底，散发着幽幽的寒气。至少，艾芝爱着的是一个活着的人，尽管那个人已经与别人结婚；而《情花之毒》的主人公爱着的却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个曾经画过几幅画的人。她活着的目标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收购市场上那个男人的画。她有奇特的嗅觉，能从许多画中一眼认出他的作品，哪怕没有落款。和其他短篇中的主角一样，《情花之毒》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具有艺术心灵的女子，但她并不以艺术谋生。艺术似乎只是作为其灵魂的一部分而存在，而这不但无助于她的生活，反而是有害的，似乎是一种毒。

读月下的文字，很多感觉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似乎既近又远。近则如在肺腑之内，远则恍惚在前生前世。她的文字既有鲜花盛开的阵阵浓香，又有陈年旧事的斑驳光影，就好像在旧上海一座老洋楼铁栏杆下听一个老妇人讲她年轻时的故事。衣香鬓影的社交名媛，眼神犀利的俊美男子，灯红酒绿的晚宴，男女热辣辣的喘息，暗影里的勃朗宁手枪……

在这些信手拈来的描摹中，我能觉出张爱玲作品的味道，但又不全是。月下的文字固然有张氏作品中那种看透世事的清冷和近乎挖苦的幽默，但也有火焰般的热量。

唯一遗憾的是，我未能在这本一再有爱情字眼出现的短篇小说集找到真正的爱情——爱情小说无爱情！究其原因，大概是男女主人公们都站立在阴影里看世界。不过，我所说的阴影不全是贬义。其中可能包含着幽暗的璀璨与炽烈。不是吗，那些高智商的人、那些痴迷于爱情和自我毁灭的人、那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无不急不可耐地跨进阴影中。

最后，请允许我用书中的一句话结束这篇小序：“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漫长且未知的等待，而人类越来越经不起的就是等待，这个冬天像往常一样冷，只是没有梦。”

二零一五年元月十五日灯下于窥海斋

时青岛冷月寒星涛声依旧

目录 Contents

- 02 / 地图上的年轮
14 / 喜欢植物的女子
30 /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42 / 兄弟，送我回家吧
56 / 最后一班地铁
68 / 阳台上的风景
80 / 夏天的鸣蝉
98 / 雪国之恋
124 / 情花之毒
140 / 没有梦的冬天
152 / 漫天百合
168 / 艾芝
180 / 伤城
202 / 狂欢



“我们分手吧。”

我说。

其实我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牵过手。

地图上的 年轮

上海南站。

疲惫的旅人以进站口为圆心，倚坐在地上围成一个个的半圆，若从天空鸟瞰，这景象应该像极了一棵从中间劈开的老树的年轮。

我站在远离进站口的广场上徘徊，等待一个从珠海来的只为我写诗的朋友。他在电话里说，这次出差要来上海，见见面吧。他的声音疲惫又苍凉，听得我心痛。我同意了。我们交往一年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面。

他从火车站内走出来，看见我，扬起了手。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中年男人，眼睛里藏着颇有穿透力的沉默，比照片上的样子多了一种流动的成熟魅力。

我帮他在我公寓附近的宾馆订了房，他把背包和手提包放在宾

馆，我们就下去吃饭了。地点选在“小常州”，叫了一盘排骨年糕，一份黑芝麻糯沙圆，两个生煎馒头，两碗鸡粥。

他用筷子拈起一根年糕，说：“来上海好多次了，还是第一次吃排骨年糕。”他吃排骨的动作和刚才在黑暗里扶我下台阶时的动作一样优雅。一会儿，那根排骨便光秃秃地摆在他的餐盘里了。我看着它，想起了女人的肋骨。

我夹起一个汤圆，放在小碟子里，用勺子在中间砍断，一股黑色的汁液便流出来，我没有吃。

“在上海待几天？”我问。

“一周吧。”他答。

“你遇到了麻烦？”我试探着轻轻地问出了这一句。

他开始用餐巾纸擦手，低着头，说：“她死了。”

“什么？”我在震惊之余脱口而出。我想死的应该只是他的一个宠物，猫或者小狗，尽管他这样的男人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会养宠物的人。

“她从十八层跳下来，听说摔得血肉模糊。我没有亲见，当警察传讯我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我的照片和电话号码。她死之前的一个晚上我们见过面，本来这种关系已经让我头痛，我想逐渐淡出，以减轻对她的伤害。然而那个晚上她又打电话

给我，她一边哭一边说想见我——你知道，我很见不得女孩子的眼泪的。已经是夜里十一点，我驱车到她的公寓，她站在门前，蓬乱的长发纠结在一起，脸上满是泪痕，她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她说她没有办法不想我……她说她已经打掉了那个孩子。”

我静静地听着，不露声色。他的声音低沉平缓，掺杂着推诿的怯懦和得意，我听得一阵阵地心寒。我想象着那个痴妄的女子忍痛放弃她的宝宝，然后微笑着对他说她很幸福，夜梦里却满是泣血的哀吟：“宝宝，你爸爸不喜欢你，我也只能这样做了。看见了吗？那天，他觉得我在威胁他，我又怎么会威胁他呢？他不知道我有多爱他……”

是的，我看到过那个女孩子的信，也因此跟他有过争吵。后来便淡忘了，没想到今天再谈起她已是人去楼空。

“既然你并不爱她，为什么又……”

他说：“我以为网络本来就是不真实的，我没想到……”

“网络？原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场虚幻的网络游戏！”我叫服务生买单，然后站了起来。店里幽暗的灯光下，我们面对着彼此陌生的脸。

“你怎么会和她们一样呢？你是我特殊的朋友，我很在乎你。”那苍凉的语气又一次击中我敏感的神经——他曾经说过我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人，我不自觉地沉沦。

我们沿着南京路走，他说：“虽然我并不爱她，可是对于她的死还是很伤心的——她不要名分，不要孩子，只要我时常去看看她——可是你知道，分出身分不出心是件多么难受的事情。”言外之意是他的心只在我这里，虽然对那个女孩子有些同情，但我还是不免稍稍得意了一下。

“后来呢？警察有没有为难你？”我无意中开始关心他。

“没有，很快就查清楚她是自杀。”他说。

我送他回宾馆，他坐在那张阔大的双人床上，低着头说：“我今晚很难过。”

我望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就什么也没说。我打算回家。

他说：“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也不反对。”

我忍不住笑起来。三年前曾经有一个男人说过同样好笑的话：“如果你愿意解释，我会给你机会。”我当时笑着说：“你的机会很值钱，怎么能随便给。”就这样，我和那个男人分手了。

“你也应该累了，还是早点儿休息吧。”我转身走出了宾馆。我想我是喜欢他的，但是我的喜欢不足以去装饰他一夜春宵，何况那个关于自杀的故事让我心有余悸。这是对他小小的惩罚，我不动声色并不表示对她的死无动于衷，但我也明白，斥责是最没有用处的行为。

之后的几天，他好像非常忙，一点音讯都没有了。思念像电话线一样一圈又一圈缠绕着几步路的距离，我有点儿后悔，他一定在怪我。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温柔如故，只是客气了很多。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远了，同在同一条街上，却似乎比以前隔着的万水千山还要遥远。

我开始无心工作，夜里，我发短信给他，他没有回。一种绝望的恐惧袭上来，我失眠了。

周末，竟然收到他的邮件。他说，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还问我是不是也会失眠。我笑了，那笑里有小小的幸福。他还说因为公司临时调动，昨晚就已经离开上海，到达南京了，并且邀请我去南京玩。

他的QQ资料上果然已经改成了南京——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换一个城市就要把QQ资料也改成那个城市，而一般人填了常居的城市名字就不会动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填的是上海。QQ空间里又有了一首新诗，我知道那是为我写的，因为里面拼了几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情境。我微笑着把他的诗读完，考虑是否去南京。

风里夹着雨，空气阴冷又潮湿，在南京的上空氤氲着。我一个人走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头，四顾茫然。汽车在我的身边飞驰而过，溅起浑浊的泥点子，我朝路边躲了躲，就听到了这首歌。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

这首歌让我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绝望感，我已经到了南京，但却还是没有决定要不要告诉他。就这样一直向前走着，行人寥寥，雨也不紧不慢地下着，不见大也不见小。雨是能够砸到人的灵魂里去的東西，你悲伤它就会让你更悲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变得忧伤起来。那首《泪海》早已经唱完了，我站在路边，漠然笑着自己这场荒谬的旅行。手机在响，是他。

我说我已经到南京了，他惊了一下，然后又变得兴奋，说：“你在哪里？我去接你。”

钟山山势险峻、蜿蜒如龙，我们一路攀爬，一路说笑。他的兴致很好，呢喃软语，在QQ上已是销魂，而今耳鬓厮磨更是欲仙欲死。我们在苍松翠柏之间流连，他说：“这里有夜租屋，游玩的人没时间下山就住在上面了，是用木头段搭成的，四角立着粗壮的木头桩子，篱笆围成的院墙，有时候还栽种了一些果树，结的虽然是野果，但是能吃。”

“你很熟啊，来过？”我问。

“啊，以前和同事一起来过。”他说。

“你经常一个人出差呢，还是同事一起？”

“一个人的时候居多。”

“哦。那一个人就很少出来玩了！”

“也不是啊，我一个人出差的时候可以邀请本城的美女当导游。”他笑着，诡谲地笑，“佳人在侧，比跟同事一起滋润多了。”那笑里坏的成分愈加多起来，他冷不防丢开牵着我的那只手，我便像失了重一样倒在他的怀里。

我佯装生气地攥着拳头捶他，一边说：“我来这里抢了你那位南京美女的风头了？”我虽不相信他在每个城市都有美女准备的落脚地，却还是心里不舒服，支起耳朵想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他说：“哪里啊，自从在上海遇到你，我就不需要别的导游了。”

夜色渐渐暗下来，雾气开始弥漫。我们租了一间小木屋，他出去买了很多吃的回来，我一包包从袋子里拿出来，摆在木屋中间的木板桌上。

“这是什么？”我拿着一个香皂盒似的东西仔细观看。他一把抢过去，说：“这不是吃的。”他的脸上又露出那种诡谲的笑。

鹅肝、奶酪、红酒、各式糕点，还有蜡烛。

这顿烛光晚餐吃得很温馨，温馨里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激流，就像那一束烛光，盈盈跃动。

我说我喜欢山，山的幽深总是给人神秘的感觉；他说他喜欢海，海象征着征服。